

張隱菴先生註釋
陳蓮舫先生加批

傷寒論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原序

昔宣聖贊易。韋編幾絕。而十翼之傳。垂萬古而不敝。考亭著書。歷幾年所。而誠意一章。至暮年而始竣。知古聖先賢。其於經論。未敢苟焉。而輒止也。昔儒有云。易稿則技精。屢斷則藝進。斯言詎誣也哉。余於內經。仲祖諸書。童而習之。白首始獲其要。故自甲午以後二十年來。每旦必焚香盥手。開卷舉筆。繙閱經義。詳其句說。審其字意。知一章各有其源。六經各有其本。片言必有其歸。隻字必體其蘊。或數日而始得一章。或一朝而連脫數義。晝之所思。夜則夢焉。夜之所得。旦則錄焉。不啻筆之幾脫矣。迨庚子而傷寒初集告成。越幾載而金匱要畧出。又數載而素問集註竣。更數年而靈樞註疏就。俱已梓成。問世。其於仲祖傷寒論。雖未敢云深入閭奧。據余專致之勞。亦可云研幾殫慮矣乎。而尤慮尚未有盡也。復聚諸同學而參正之。更集諸及門而講求之。冀有疑義。與共晰之。或有微悟。與共訂之。稿幾脫而二集

之書復成。於是付剞劂而告諸世曰。甚矣瘁。余書詎一日之書也歟。哉。凡夫經寒暑。歷歲月。廢寢食。絕交遊。春花秋月之莫問。澄水佳山之弗臨。總期無負於仲祖之志云爾。俾天下後世之讀仲祖之書者。即知仲祖之孫之書。知仲祖之孫之有書。并期更殫心於仲祖之書。則余之心良苦。而余之志良快。余幸矣。然安敢必哉。綱目原序復梓於此。

南陽後裔張志聰題

序

學必求夫根柢。而後華實乃得並茂。仲景傷寒一書。醫學之根柢也。與靈素並行而不悖。靈素。聖經也。傷寒。賢論也。猶儒者所讀之四書論孟也。故張氏凡例中有云。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者。不可以為醫。信哉斯言。奈何今之所謂醫者。不求其根柢。徒務乎枝葉。以經旨為深晦。惟方技之是工。率爾操觚。良心何在。而猶詡詡然誇耀於人曰。某也為余治愈。某也非余不能治。嗚呼。欺人適以自欺耳。雖然。傷寒論精義頗深。非初學者所能窺其堂奧。致目為深晦而棄之。亦固其所。先哲輩知其然也。遂有注釋之舉。踵而行者無慮數十家。大開後學方便之門。然而各家注釋。拘執已見者有之。穿鑿文辭者有之。妄修字句者有之。敷衍講解者亦有之。雖未嘗無一二心得。闡明經義。足以昭示來茲。而其中謬說支離。好為曲解。適足以貽誤後學。使無人起而正之。取其是而駁其非。則習俗相沿。醫學轉因

之而益晦矣。及觀高士宗纂本。有錢塘張氏隱庵註釋。誦讀一過。實獲我心。縱未必語語精當。悉合古人。而辨明紀日傳經之說。確有見地。且又力闢成氏風傷衛寒傷榮。以及傷寒惡寒中風惡風等語。識見尤高人一等。與膠持鼓瑟者不同。守經達權。處常知變。以六氣定六經。以五行證五藏。直足挾先賢之藩籬。而破諸家之謬說矣。余故於應診之暇。與及門諸弟子討論是書。加以批評。並採諸家心得。引伸經義。藉補張註之不足。務使後之讀者。咸得了然於胸中。力求根柢之學。不因疑義而歎為深晦也。是即區區之本意云爾。爰作一序以誌之。

陳蓮舫謹識

凡例

一本書一仍其舊。不稍增減。惟加以批評。引伸經義。藉補張註之不足。故於傷寒論集註上。增加批二字。

一本書批評。除出己意外。兼採諸家心得語。取反覆引證之意。以備學者之參考。與尋常批駁迥異。

一本書每節各有加批。或一段或數段不等。聯翩而下。恐讀者不覺醒目。誤入他節。故於每節首段。加一口式。以分別之。

一舊本句語讀法。多有不同。故近時翻刻中。不加圈點。每為讀者所憾。今皆悉心考正。一一加以單圈。可無慮句讀之不明矣。

一舊本音註甚少。讀者每遇僻字。頗費檢查之勞。今皆註出。附於每節加批之後。且有解釋。以明其義。惟原註已詳字義者。不贅。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原凡例

一傷寒原名卒病論。其新舊刊本正文中有增一字者。有減一字者。有文法虛字各別者。有語句讀法不同者。有一節分為二三節者。有重出不作衍文者。今悉詳確校正。當以茲刻為定本。夫垂世之書。理宜畫一。猶四書五經不容稍殊一字也。傷寒條王叔和編次。以仲祖辨脈平脈為卷一。叔和序例合本論瘧濕暍復截太陽三十條為卷二。夫叔和序例自稱熱病證候既非。條例又非。大綱與本論且相矛盾。混列其中。殊為不合。今先證後脈。首列六篇。次列霍亂易復并瘧濕暍汗吐下後列辨脈平脈編次之法。永為定規。叔和序例理應刪去。以泯叔和立言之非。以息後人辯駁之釁。

一註解本論。必明仲祖撰論之原。方為有本。其序有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胎臚者羅列之謂藥錄之說。素問九卷者。素問八十一篇。內有遺闕。故舉其卷靈樞君臣問難八十一篇。毫無遺闕。故舉其篇。陰陽大論者。素問中大論七篇。皆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陰陽上下寒熱勝復之理。胎臚藥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禁方之類。其序又云。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由是而才識之士。須知仲祖撰論本靈素而補其未盡。必於

傷寒原序。玩索有得。後觀本論集註。始無間然。

成無已註解本論。謂風則傷衛。寒則傷榮。凡遇風寒俱執是解。不知此二語。乃辨脈篇中論神機出入二節寸口二節跌陽。另有旨義。非別風與寒也。如謂風必傷衛。寒必傷榮。何以素問玉機篇云。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靈樞五變篇云。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素問皮部篇云。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靈樞刺節篇云。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須知風寒皆為外邪。先客皮毛。後入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留而不去。則入於府。非必風傷衛而寒傷榮也。成氏倡之。諸家和之。固執不解。是舉一而廢百也。不亦誣乎。

成氏謂脈緩為中風。脈緊為傷寒。夫脈緩為風。何以太陽篇云。傷寒脈浮緩。陽明太陰篇云。傷寒脈浮而緩。脈緊為寒。何以太陽篇云。脈緊者必咽痛。陽明篇云。脈浮而緊者必潮熱。須知陽邪傷陽。陰邪傷陰。正邪同類。兩不相持。其脈則緩。寒邪傷陽。熱邪傷陰。邪正陰陽兩相搏擊。其脈則緊。不當拘執中風脈緩。傷寒脈緊。一成氏謂傷寒惡寒中風惡風。誠如斯言。何以本論云。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何以太陽中風。晝晝惡寒。須知寒為太陽之本氣。風乃寒中之動氣。病太陽而皮毛凝斂。則惡寒。病太陽而皮毛開發。則惡風。惡寒惡風。隨皮毛之凝斂開發而言。如風

邪始入毛竅未開。雖中風而亦惡寒。寒入於肌。邪傷腠理。雖傷寒而亦惡風。並非傷寒惡寒中風惡風也。

一。成氏謂傷寒無汗。中風有汗。夫傷寒既無汗。何以本論云。傷寒脈浮自汗出。中風既有汗。何以太陽中風不汗出而煩躁。須知風在皮毛。亦必無汗。寒入肌腠。亦當有汗。竝非傷寒無汗。中風有汗也。

一。成氏謂傷寒惡寒無汗。宜麻黃湯。中風有汗惡風。宜桂枝湯。誠如是也。何以惡風無汗而喘。宜麻黃湯。喘而汗出。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何以外證未解。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須知麻黃空細如毛。本經主治中風傷寒頭痛。凡病在皮毛。麻黃可用。桂枝氣味辛甘。本論用以解肌。凡病在肌腠。桂枝可用。非必麻黃治寒。而桂枝治風也。夫風寒果當異治。其始固可分別。病傳於裏。用柴胡陷胸諸方。何以別其為風為寒。而異治耶。

一。成氏謂風寒兩感。榮衛俱傷。宜大青龍湯。則背謬殊甚。若以太陽中風脈緊無汗惡寒。太陽傷寒脈緩有汗惡風。便為風寒兩感。則本論之風寒兩感多矣。如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傷寒汗出而渴。傷寒五六日中風。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傷寒發熱。其腹必滿。自汗出。婦人中風發熱惡寒。陽明中風口苦咽乾發熱惡寒。脈浮而緊。陽明病脈浮而緊。汗出不惡寒。陽明病汗出多微惡寒等證。

批
例而推之。皆為風寒兩感。何以不用大青龍湯。所以致背謬者。祇因原本未清。其始有風傷衛。寒傷榮。傷寒脈緊無汗。宜麻黃湯。中風脈緩有汗。宜桂枝湯之說。因遂有風寒兩感。榮衛俱傷。宜大青龍湯之說矣。所謂始差毫釐。終失千里。使仲祖本論蒙蔽不明。直至今日。良可悲已。

一本論太陽陽明少陽三陽也。太陰少陰厥陰三陰也。三陽三陰謂之六氣。天有此六氣。人亦有此六氣。無病則六氣運行上合於天。外感風寒。則以邪傷正。始則氣與氣相感。繼則從氣而入於經。世醫不明經氣。言太陽便曰膀胱。言陽明便曰胃。言少陽便曰膽。跡其有形。亡乎無形。從其小者。失其大者。奚可哉。

一傷寒傳經并一日太陽二日陽明等。自古未明。今愚畧陳其概。夫陰陽之理。從陰而陽。由一而三。厥陰為一陰。少陰為二陰。太陰為三陰。少陽為一陽。陽明為二陽。太陽為三陽。故素問至真要大論。論六氣司天。六氣在泉。皆始於厥陰。終於太陽。無病之人。六氣循行。亦從厥陰而少陰。少陰而太陰。太陰而少陽。少陽而陽明。陽明而太陽。若傷寒一日太陽受病。則從陽而陰。由三而一。須知本論中紀日者。言正氣也。傳經者。言病氣也。正氣之行。每日相移。邪病之傳。一傳便止。素問云。傳乘之名也。乃從此乘彼之意也。本論有脈靜為不傳者。有不見陽明少陽證為不傳者。有作再經者。有過經十餘日不解者。夫病解則其行復舊。仍從一而三。不解則

從三而一。此紀日傳經之大概也。若謂風寒之邪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而傳三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而傳三陰。則非矣。嗟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平日參究未明。并為諸家所惑。妄立傳經直中之說者。愚言未必無小裨也。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乃人生經氣而各有部。太陽分部於背。陽明分部於胸。少陽分部於脅。太陰分部於腹。少陰分部於臍下。厥陰分部於季脅。少腹之間。如七政麗天。各有方位。須知週身毫毛。乃通體之太陽。而如天。分部六氣。位列於毫毛之內。而如七政。故曰通體太陽如天。分部太陽如日。此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之理。經云。三陽者天為業。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本論云。太陽病多者熱。故病項背而循經者。屬分部太陽。病週身毫毛肌腠者。屬通體太陽。其餘病氣隨經各有部位。學者所當體認者也。

一六氣紀日。自有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以次相紀。日數甚多。註中毫不混亂者。以正氣為主。兼論病邪之有無。讀論者常須識此。勿令悞也。

一本論大旨。謂人以胃氣為本。治傷寒者。毋損其胃氣。雖有汗下諸方。其中並無消食之法。并無絕穀之說。故桂枝湯且啜糜粥。十棗湯糜粥自養。即汗下諸方。亦各丁寧誠慎。不可妄投。至吐尤其誠慎。問外諸公。謂仲景傷寒有汗吐下三法。又謂餓不死者。傷寒也。冤哉。

一中胃按之而痛。世醫便謂有食。夫胃為水穀之海。又為倉廩之官。胃果有食。按必
不痛。試將飽食之人。按之痛否。惟邪氣內結。正氣不能從膈出入。按之則痛。又胃
無穀神。藏氣虛而外浮。按之亦痛。若不審邪正虛實。概謂有食。傷人必多。又按者
輕虛平按。若按不得法。加以手力。未有不痛者。本論六篇計三百八十二證。霍亂
易復。瘧濕。嘔汗。吐下。計九十三證。共四百七十四證。一百一十三方。成氏而後。註
釋本論。悉皆散叙平鋪。失其綱領旨趣。至今不得其門。視為斷簡殘篇。輒敢條裂
節割。然就原本而彙節分章。理明義盡。至當不移。非神游仲祖之堂。不易得也。今
註中或合數節為一章。或合十餘節為一章。拈其總綱。明其大旨。所以分章也。章
義既明。然後節解句釋。闡幽發微。並無晦滯不明之弊。不但註釋本論。兼晰陰陽
血氣之生始出入。經脈藏府之貫通運行。於言語文字之中。毫無隙漏。而語言文
字之外。亦復周詳。不敢云盡善盡美。庶可謂本末兼該。讀論者因證而識正氣之
出入。因治而知經脈之循行。則取之有本。用之無窮。若必執書合病以求治。不但
非仲祖教人之初心。亦且失後學明論之大法。愚謂本論乃無中生有之元機。先
後二天之妙用。因證而識正氣。因治而知經脈。此無中生有之元機也。自太陽至
少陰受病。皆一日起。太陽厥陰受病。則一日起。厥陰此先後二天之妙用也。若徒
求之糟粕。毋怪乎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一醫理闡自軒岐。傷寒撰本靈素。千百方書。皆屬旁門糟粕。獨神農本經。黃帝靈素。仲祖論畧。精義入神。難於窺測。學者能入仲祖之門牆。始克登軒岐之道岸。但理非淺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目不識丁者。無論已。即儒理淵深。才識自負者。亦必潛心體認。尋繹再三。瞑目之際。章節旨義。宛列於前。如儒門書史。舉一言而前後豁然。斯為有得。能如是也。又必開示後學。正文集註。熟讀講明。是刻之所以名集註者。竊效朱子集註經書。可合正文而誦讀之。並非彙集諸家也。

遍觀經論。並無呢證。論中凡言噦者。俱作呢解。

一小便不利。諸家解釋俱屬膀胱。謂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夫氣化則出者。言膀胱津液得太陽陽熱之氣。化膀胱之寒水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出之謂也。蓋外出者津液也。下出者水道也。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小便注於膀胱而主於三焦。本論熱結膀胱。則以小便通閉而驗血證。其餘小便通閉俱屬三焦。

一凡身重皆太陰脾土為病。蓋太陰主肌肉。土氣不和。不能外通肌肉。故身重。若云身重不能轉側。又屬少陽。

一凡潮熱皆太陰濕土為病。夫無病之人。日有潮而不覺。病則隨潮發熱。乃太陰受邪。濕熱外注也。若云日晡所發潮熱。又屬陽明。

批
一凡讖語乃心主神氣內虛。言主於心。非關於胃。胃燥謔語。而用承氣湯者。乃胃絡不能上通於心。胃氣清而脈絡通之義。今人不明少陰讖語。凡解讖語。定屬陽明。謂法當下。豈理也哉。

一凡煩躁俱屬少陰。病少陰君火之氣則煩。病少陰陰寒之氣則躁。所謂陽煩出於心。陰躁出於腎。

一腸胃燥實。用大小承氣。並無旁流之說。若大便旁流。便為腸胃空虛。急宜溫補。倘病人初鞭後溏。旁流糞水。猶謂內有燥屎而攻下之。必致殞軀。

一下利膿血屬厥陰。心包之證。包絡內虛。不能循經脈外行。則氣機下陷。而使膿血。世醫謂傷寒轉痢者非也。若下瘀血。又屬太陽循經下入之證。

一本草靈素。聖經也。傷寒要畧。賢論也。賢論猶儒者之四書。聖經猶儒者之本經。奈千古以來。天下之醫。祇求方技以行術。不求經旨以論病。仲祖序云。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者是也。夫本論雖論傷寒。而經脈藏府陰陽交會之理。凡病皆然。故內科外科兒科女科。本論皆當讀也。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論者。不可以為醫。經云。非其人勿授。論云。傳與賢人。甚哉。人之不易得也。

本義

向有王叔和序例。舊本混列於前。新本附列於後。今以無補本論。且相矛盾。應刪去之。而附本義九則焉。

(二) 仲祖著傷寒原名卒病論。本於五運六氣陰陽大論。故釋人之陰陽。應天地之五運六氣。

按仲祖撰傷寒。本於靈樞素問陰陽大論。擴先聖之所未盡。而補益之。上承伊霍氏之草木昆蟲品。分五運六氣。再繼軒岐氏之陰陽血氣。通貫三陰三陽。集方造論。亦繼立之聖人也。其序本論云。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宋林億等校正云。素問第七卷。亡已久矣。而晉皇甫士安隋志。梁士錄隋人全元啟俱云。止存八卷。惟唐實應中王冰自為得舊藏之本。補足素問九卷。今觀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七篇篇卷浩大。皆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而陰陽應象六節藏象二篇。乃五運六氣之總綱。不與前後篇卷等。故皆為大論。其餘七十餘篇。止云論而不云大也。夫王氏取大論之文。以補所亡之卷。猶周官亡夕官。而以考工記補之之類也。仲祖采方治病。亦本神農經義。夫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故撰用陰陽大論。謂人之陽氣。應天氣之在外。五藏五行。應五運之在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若為風寒所傷。始見外

內淺深之病。故學者當於大論中之五運六氣求之。傷寒大義思過半矣。

(二) 太陽應天道而運行於三陰三陽之外

經云。太陽者。巨陽也。為諸陽主氣。言陽氣咸歸於太陽也。故太陽應天道之居。高衛外。夫陽因而上。衛外者也。陽因而上者。天體居高而在上。衛外者。環繞於地之外。而太陽之氣亦如之。著至教云。三陽天為業。三陽者。太陽也。謂太陽之切業猶天也。故五藏六府之俞。皆歸於太陽通體之內。太陽在膚表之第一層。六氣在皮膚之第二層。故論中有通體之太陽。有分部之太陽。通體之太陽猶天。分部之太陽猶日。所謂陽氣者。若天與日之義。又肺氣合太陽於皮毛。肺屬乾金而主天。心氣為陽中之太陽。心合君火而主日。則太陽天日之義益明矣。夫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太陽主天之陰陽。運行於六氣之外。六晷環會。七日來復。是太陽之中有六氣也。

(三) 太陽之氣若天道之運行於地外而復出入於地中

五運行大論曰。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地為人之下。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也。此言地居天之中。而天道運行於地之外。日隨天道環轉。故有晝夜之開闔晦明。又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